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

起太康十年盡惠帝元康八年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配太康十年夏四月郡國八隕霜

太廟成乙巳禘祭

禘大合祭也公羊傳

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大赦 慕容暭遣使

請降五月詔拜暭鮮卑都督暭謁見何龕弒士大夫禮巾衣到門

魏晉間士大夫謁見尊貴以巾襦爲禮帶單衣也

龕嚴兵以見之暭乃改服戎衣而入人

問其故暭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慙深敬異之

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數侵掠麴氏卑辭厚幣以事之於是段

國單于階以女妻麴生銳仁昭

銳音荒上聲

麴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

之青山

青山在河繫前漢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國魏晉併入昌黎郡界後慕容氏復置徒河縣拓跋魏太武與君八年併徙

河入昌黎郡廣興縣杜佑曰徒河青山在營州郡城東百九十里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

位

明堂南郊除五帝座見七十九卷泰始二年

十一月丙辰尙書令濟北成侯荀勖

卒勖爽之曾孫也早孤依於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

外祖太傅鍾繇曰此兒將及其曾祖因字曰公會旣長遂博學達

於從政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

及遷尙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勖

性明音理嘗行路逢趙買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諧乃曰

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座

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
用故車腳與鍾會爲從甥舅而情好不協會善書而勛善畫勛有
寶劍在母鍾夫人許其值千金會效勛手書誑去不還勛知而不
言後會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正欲移住勛乃潛往畫
太傅形像於門堂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
廢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待中華嶠諫曰臣愚竊有微懷以爲
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巫聖
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齎養精神無厭世俗
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
息無所爲慮至是轉劇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甲申以亮爲侍
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豫州諸軍事治許昌徙南陽王東爲

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瓊爲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

王允爲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

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曠遠統理

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則此時未有江州也疑江二二字

衍竝假節之國

晉制都督諸軍事有使持節有持節有假節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無官位人若軍事與

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令者

立皇子父爲長沙王頊爲成都王晏爲吳王

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皇孫適爲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爲漢

王楚王子儀爲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

暢駿之子也瑯琊王覲弟潛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覲仙之子也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

適音

劭而聰慧宮中嘗夜失

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素帝褫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左備非常

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感肥

何不殺以享士而久費五穀帝嘉其言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吾家常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爲皇孫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寶志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傅實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顯賢才息爭競也蓋人情爭則皆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皋陶使益爲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相讓降至春秋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壓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自魏以來登進辟命之

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可讓於勝己者有爭心也欲革此弊宜令除官之初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始得通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最多者用之如三司有缺擇用三司所多讓者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以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用四征所多讓者此爲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尙書缺擇用尙書所多讓者此爲八尙書共選一尙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尙書也郡守缺擇用眾郡守所多讓者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御行而求前也淮南相對頌上疏曰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

叔世何則漢末凌遲闇盪用事遂以亂亡魏武以經略之才撥煩
理亂吏清下順逮至文明奢淫驕縱法物政刑固以漸頹矣嘉平
之初晉祚始基咸甯之末陛下踐祚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盾
非其子孫則其曾元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陛下以爲法禁
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於矯世
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
所趨然後得濟也此引濟川爲喻也濟大川者難以衝波觸浪亂
流而渡故必于下流一二里許斜向所趨以應
登陸之路然後汜濟否則爲水勢所
使不能制舟以向所趨不得登岸矣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凡諸
事業不茂既往言立事造業不
加茂于往時也以陛下明聖猶未返叔世之敝以
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或有不安其變
責猶在陛下也臣聞爲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時勢使諸

侯率義而勤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勢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其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

如周烹齊哀公而立其弟靜直王誅魯侯伯御而立孝公之類

漢之諸

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之敝循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眾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惡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今陛下每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

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

秦漢以來九列

執事丞相都總

此西都以前制也

今尙舊制斷諸卿奉成

自漢光武以來以史事責尙書

事歸臺閣諸

身奉成而已於古制爲太重可出眾事付外寺

外寺謂諸寺

使得專之

尙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
今勳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
所責也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
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徇
異放兕豹於通衢而禁鼠盜於隅隙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事
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在其中
矣是以聖王不謬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
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
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尙也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恆
傷太過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

須以傳所遺竊以爲過矣帝皆不能用 十二月庚寅太廟梁折
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
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奚柯男女十萬口來降 高平虞溥爲鄆
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溥作誥以訓之曰夫
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
彌多日開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
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
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又曰學者不患才不及而志志
不立故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積一勺以成
江河累微塵以成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溥爲政嚴而不猛
風化大行

庚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己巳以王渾爲司徒 司空

侍中尙書令衛瓘子宣尙繁昌公主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乃與黃門謀共毀宣勸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詔進瓘爲太保以公就第瓘凱之子也十歲而孤至孝過人性真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見稱於時弱冠爲魏中書郎魏法嚴苛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閒無所親疏甚爲傳噉所重謂之甯武子咸寧初拜尙書令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尙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草聖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子恆亦善書

爾雅恆字戶山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製造物有祖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

鳥迹以興思也因而遂啟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命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形爲形配以聲也

會意者化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
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
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慶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
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
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涪恒祖敬侯寫涪尚書後以示涪而涪
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稍失涪法因科斗之名遂改其形咸
甯五年汲冢人盜發魏襄王塚得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
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
渴想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
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倉頡造字詠歌眺彼鳥迹始作書契紀綱
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沿天作戾大道既
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邯鄲歷代莫發眞偽崩分太晉魏元
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帶繁矣其章因聲會意頗
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地而上布星離
離以舒光禾并萃尊以垂類山岳巖嶽而逆岡蟲跂跂以若動鳥
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縷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
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廉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
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降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
高飛颯颯翻飛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牙屏靡縮綿是故遠而望
之若翔鳳厲水清波洶漣競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迹爲
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鍊草乃其廿元睹物象以致思非言
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

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
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能不合衆文者始作
倉頡篇中車府令節高作爰謬謂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
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函獄吏得
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
使圓圓者使方矣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遂
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廢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
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
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
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
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
篆諸山及錫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
稱善邯鄲涪師馬略究其妙章詭師涪而不及也太和中譙爲武
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譙書也漢末又有蔡
邕采斯喜書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間理不如涪也邕作篆勢曰
鳥遺迹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
龜文銀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類若黍稷之垂穎蘊若
蟲蛇之焚繼場波振擊騰跂鳥震延頰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
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
編杵抄邪垂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跋跋踟踟遠而望之象鴻鶴羣
游駘騁遷延迤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搨不可勝原研桑不能

數其結屈離度不能觀其卻開般垂揖讓而辭巧簡通世手而翰翰虛篇籍之首目梁祿斌其可觀搨華黠於紈素爲學士之範先喜文德之宏藝愷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略而論蕭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匱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希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下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領觀者以酬酒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卽而焚其附梁鶴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附鶴卒以書至選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神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能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鶴鶴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迹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鶴書鶴宜爲大字邯鄲濱宜爲小字鶴謂濱得次仲法然鶴之用筆盡其勢矣想弟子毛宏教於秘書今入分皆宏法也漢未有左子邑小與濱鶴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迹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譬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鱗列或砥平繩直或蟹浮膠膠反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對錯流其防若鐘篋設張庭燎飛煙竦巖嶽峨峨高下屬連

似崇壑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請誰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罕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宜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奧之不傳耶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析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州杜度號善作簡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後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曝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誠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貴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章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傾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道有餘河關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頊皇寫彼鳥迹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專荒蕪勳其墨輪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爰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點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奮怒佛鬱放逸生奇或交連端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鳴蟻搗枝絕筆收勢餘綫糾結若杜伯健毒絲蟻懸蛇赴穴頭沒尾垂足放遠而望之躍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侈幾微要妙靡時從宜略舉大較勢歸若斯及章爲楚王瑋所擯桓閔變以何劭

煥之父也從贖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恆還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諡蘭陵真世子二子瑒玠○萃晉本尊音樽草叢生貌肇音篇入聲踞音喧摛音茄瓶音俯榻音夫鑑音寃蛋音延絳音曉念怒同動音知點音主點音藏雞點雞狀草書之勢若畫而又續也隴音崔嶠音條揭音匆陸音膝燥音早 劇陽康子魏舒薨舒有威

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其魏舒之謂乎

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鑿爲司空 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閒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尙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

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
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廙者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

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

令何邵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故之孫劭

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閒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

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於含章殿年五十五帝字景宏厚明達好謀容

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故能撫帝萬國綏靜四方

孝惠皇帝上之上

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諡法柔質慈
民曰惠 在位十七年改元七永熙一元

康九永康一永帝一太
安一一永興二光熙一

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熙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

后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

時梓宮蓋自含章殿

在寶太極殿也

以虎賁百人自衛詔石鑿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

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與石鑿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卽帥所領趣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

之係亮不舉兵而持討亮之兵不發也

亮問計於廷尉何勛勛曰今朝野皆歸心於

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耶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爾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於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

望欲依魏明帝卽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眾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類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以上皆封

關中侯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武王遺關中侯

復祖調一年散騎

常侍石崇

前書侍中石崇此書散騎常侍必有一誤蓋因舊史成文也

散騎侍郎何攀其上奏

以爲陛下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軍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不行久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今聖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

年乎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駁不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素與咸善遺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入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慮咸以直言致禍也咸復誓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常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慳慳信也包楊駿

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
勛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爲
政嚴碎專復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
霍之任當以至公至誠謙順處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其參萬
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宏訓少府蒯欽駿之
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他人皆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
之無罪不可妄殺陽駿字文長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之

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
宣子怪而問之新興郡屬并州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

昵近小人流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喻海出塞以避之猶
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旣不克負荷

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
適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裘楷爲少師吏部
尙書王戎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傅衛將軍楊濟爲太保尙書
和嶠爲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
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滔古之風而
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劭等同侍武帝武
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旣還劭等竝稱
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卽
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
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冬十月
辛酉以石鑿爲太尉隴西王泰爲司空 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

奴五部大都督 鄒邪王覲卒

釋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 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
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廢
之荀勗馮紇楊珧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妒者婦人
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妒
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
助已反以后爲構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卽位賈后不肯以婦道
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
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
寺人監寺人監主東宮諸閹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
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

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

聽之二月癸酉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

孟觀李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

就第命東安公緄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璋屯司馬門以淮南

相劉頌爲三公尙書

漢成帝置三公尙書主勸諫光武以三公曾主廢置考謀諸州郡事

屯衛殿中

段熲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

時駿居曹爽故府在府庫南閣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太傅主簿朱

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閣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

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

雲龍門洛陽宮城正南門前春門東門也

引東宮及外營兵擁臯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

然無以免難駿索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

奈何燒之侍中傅祇白駿請與尙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羣

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眾皆走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

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國家謂天子也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

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頌頌晉危問太傅所

在頌給之曰給音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

吾何之頌曰宜至廷尉豫從頌言遂委而去委兵而去也諄詔頌代豫

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頌秀之子也裴秀見七十八卷魏成熙元年皇太后題帛

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

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

駿逃於馬廄就殺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被於門大

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孟觀等遂收駿弟

珧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鴛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

石函

珧表見八十卷武帝咸甯二年作石函葬之宗廟摯虞云廟主藏于戶之外西壙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

可問張華眾謂宜依鍾毓例爲之申理

鍾毓例見七十八卷魏咸熙元年 繇不聽

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珧叫號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詣葛誕

之外孫也故忌文鴛誣以爲楊駿黨而誅之

諸葛誕文鴛事見七十七卷魏甘露三年

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内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

勢繇不從壬辰赦天下改元元康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

太后於永甯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復

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

士同惡相濟自絕於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

文姜魯桓公之夫人也齊襄公殺桓

公文姜與馬魯莊公既立夫人孫子齊穀梁傳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譴之也不若於人者人絕之也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

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安廢太后曰峻陽

庶人

武帝陵曰峻陽

中書監張華議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

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

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

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

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

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

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

后廢爲庶人請以寵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

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縉纒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

省陳詔董養遊太學升第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

言庠序所以申

孝弟之義今減母子之

大倫斯建學果何爲也

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

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有

司收駿官屬欲誅之侍中傅祗啟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赴

爽

事見七十五卷魏嘉平元年

宣帝用爲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

赦之駿之誅也安復令巴西閭續以嘗爲駿舍人乃棄官歸要駿

故主傅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續爲主墓成當葬爲

人所告眾懼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續嗣之孫也

爲人不謹細行而慷慨多大節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

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金寶訟於有司遂不齒於清議者十餘年

纒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感悔自陳於中正乃得復品 壬寅徵
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東爲大
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
邳王晃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射進爵爲上林望之子
也封董猛爲武安侯三兄皆爲亭侯亮欲取悅眾心論誅楊駿之
功將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咸以爲太甲
成王年在幼蒙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
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
作伊周自以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
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
美於上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厚賞

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
凡作此者皆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眾
亦何怒眾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

言亮論功行賞
又倍於東安公

之時

莫不失望咸之愚見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亮頗專權勢

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誦譁今之處
重宄反此失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
比過尋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

翕眾也合也
習重也因也

仍也言眾人翕
合相因而至也

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爲少府論者謂長容公

之姻家

夏侯駿
字長容

故至於此二犬吠形眾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

聽也

巨音頗
不可也

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

況於殿下而有惜往者從駕殿下見吾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邪

而欬摩天子逆鱗

欬音忽暴起也

自知所陳頡頏

頡音頡不休息貌

觸猛獸之疑

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

今觸猛獸之疑非欲爲惡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

右衛將軍郭彭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竝預國政賈

后暴戾口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屢譖

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

言廢徙帶方

帶方縣漢屬樂浪郡公孫度置帶方郡

於是賈謐郭彭權勢愈盛賓客

盈門謐雖騎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彭石崇陸機弟雲和郁

及蔡陽潘岳

武帝泰始二年分河南置蔡陽郡

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

是年分東海置蘭陵郡

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宏農王粹襄城杜育

武帝泰始二年分汝南置襄城郡

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穎

川陳昉

昉音珍安重也目有所限而止也

高陽許猛

秦始元年分河開源郡置高陽縣

彭城劉訥

中山劉輿與弟琨皆附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諸事謚每候謚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左思字太沖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印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溼潤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謚稱善爲之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造爲注吳蜀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詹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

覆酒甓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題 太宰

亮太保璿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襲楛

代瑋爲北軍中候瑋怒楛聞之不敢拜

不敢拜受中候之職

亮復與璿謀遣

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

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璿惡其

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請亮璿於

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璿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月

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

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璿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

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勅

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

晉洛城內外三十六軍

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

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
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璡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
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

璡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

晉制諸公及諸大將軍皆置帳下督及門下督

亮不

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
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
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爲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
也與世子矩俱死亮宣帝第四子太妃伏氏所生也少清警有才
用咸甯中宗室殷盛而無統攝乃以亮爲宗師使訓導而觀察焉
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竝持節鼓吹震耀洛
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及是被執是時天大

熟兵人坐亮於車下人皆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
出今日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於北門之壁鬢鬚
耳鼻皆悉毀焉衛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
未晚瓘不聽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
收瓘輒殺瓘及子極嶽裔并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初瓘之征蜀激
鄧艾部將田續使殺艾父子時杜預爲鎮西長史聞瓘之言乃謂
人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
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
預至是榮晦之事與田續一轍人以爲怨報焉岐盛說瑋宜因兵
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
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旣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

何以自安宜以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璋深然之是

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

騶虞幡出麾眾曰楚王矯詔勿聽也

晉制有白虎幡騶虞幡白虎威猛主殺故以督戰騶虞仁

獻以故

眾皆釋仗而走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遂執之

下廷尉乙丑斬之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尙書劉頌曰

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璋武帝第四子也少年果銳喜立

威刑死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公孫宏歧盛竝夷三族

瑤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璋

泰宣帝弟子

祭酒丁綏諫曰公爲

宰相

泰時爲司空晉公府有西東屬祭酒

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

泰乃止衛瓘女與國臣誓曰先公名諡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

春秋之失其咎安在

春秋公羊傳曰春秋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

復嘗非子也

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太仆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搗登

聞鼓

古者設諫鼓立榜木所以通下情也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

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此則登聞鼓之始也登聞鼓之名蓋始於魏晉之開國擊也上言曰初矯詔

者至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

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僞加以明刑乃詔族

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諡曰文成封瓊爲蘭陵郡公諡曰成於是賈

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

華庶姓無逼上之嫌

懷杜須左傳註庶姓非同姓

而儒雅有籌略爲眾望所依

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

廣成君郭槐顯從母也故賈氏親信頠

乃

以華爲侍中中書監頠爲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

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肅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

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頴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

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秋七月分荆揚十郡爲江州

是時方因江水

之名置

八月辛未立隴西王泰世子恚爲東海王

九月甲午

秦獻王東薨 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爲衛將軍錄尚書事

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

壬元康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尙有

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

冤於先帝乃覆而殮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厭伏也治鬼曰劾

武帝

末京師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

驢後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所謂荆筆楊板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

悖故云幾作驢也至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兩火沒

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后之卒葬於街郵亭百姓
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又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
曲始爲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正貴盛也
而後卒滅族太后廢死折楊柳之應也 是月天西北大裂 秋

八月壬子赦天下 是歲少保和嶠卒嶠字長輿少有風格慕舅

夏侯元之爲人厚自崇重有威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

倫庾鼓見而歎曰鼓音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硌多節目礫音磊
硌音可

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嶠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
武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嶠知不見用猶不
能已退居獨處恆懷慨歎家產豐富擬於王者而性至吝家有
好李王濟求之與不過數十濟因其上直率少年能食者持斧詣園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共飽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嶠問曰何如君李嶠既得惟笑而已
故杜預謂之有錢癖然性實方嚴疾惡其爲中書令時荀勗爲監
舊制監令共車入朝嶠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
車而坐武帝知之乃使監令異車監令之異車自嶠始也

魏元康三年春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而止 夏六月宏
農雨雹深三尺 鮮卑宇文莫槐爲其下所殺弟普撥立 拓拔
綽卒子弗立

魏元康四年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鑿薨 夏五月蜀郡山移
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及百姓廬舍 匈奴郝散反
攻上黨殺長吏 六月壽春地大震死者二十餘家止庸郡山崩
殺二十餘人 秋八月郝散帥眾降馮翊都尉殺之 王谷居庸

上庸地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 元月甲午枉矢東北流竟天

是歲大饑 京師及郡國八地震 司隸校尉傅咸卒咸剛簡

有大節風格峻整初爲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時朝

政寬弛靡豪放恣成奏免河南尹潛等官滄河南尹之名京師肅然吳郡

顧榮嘗與親故書曰傳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

才偏亮可貴也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廆自徒河之青山徙大棘城棘城帝顓頊之墟在營

州郡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拓拔弗卒叔父祿官立 王庸侯唐彬薨初武帝

之世北虜侵略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

尉彬旣至鎮訓卒厲兵廣農重稼宣諭國命以示恩信於是鮮卑

二部大莫廆擿何等竝遣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

遂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至於碣石懸巨山谷

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

元康五年春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一小蛇入城北門徑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夏四月彗星見於西方字於奎至軒轅六月金城地震東海雨雪深五寸荆揚兗豫

青徐六州大水冬十月武庫火焚二百萬人器械時趙王倫孫秀與張華有隙疾華如雉華懼因火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祖斬白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張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有

石生於京師宜年里拓拔祿官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

濡源之西自統之

水經註濡水出塞夷嶺東南

一居代郡參合陂

之北

參合陂在代郡參合縣後漢晉省參合縣拓拔魏復置縣屬梁城郡

使兄沙漠汗之子猗屯統

之

屯晉

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

定襄之盛樂二漢志曰盛樂後漢志屬雲中郡魏晉省拓拔魏復置

盛樂

使猗屯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

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拔氏說猗屯猗盧招納晉人猗屯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眾 是歲汝南內史王

湛卒

汝南內史汝南國之內史直帝第四子亮封汝南王

湛有識度而少語言人莫能知兄

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終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

惠帝元康五年

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閉連瀾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榮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果與己馬等湛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蟻封盤焉濟馬果蹶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既還其父渾問濟曰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士人也始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疑叔未濟常無以答後武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武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聞之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

宦至是卒年四十七

元康六年春正月赦天下 下邳獻王晃薨 以中書監張華

爲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尙書令徙封高密王 丁丑地震 三

月東海隕霜殺桑麥 彭城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 夏五月

荆揚二州大水 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

北地有馬蘭山羌居其中因爲種落之名又按馬蘭山唐時屬同州界時蓋屬馮翊北地二郡界也盧水胡居安定界 殺北

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

琅瑯孫秀刑賞失中故氐羌反叛倫又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

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爲

車騎將軍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系與

其弟御史中丞結皆請誅秀以謝氐羌張華以告梁王彤使誅之

卷之六十一 齊書 卷之六十一

彤許諾秀友人辛冉為之說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罪秀由是得

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事

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秋八月解

系為郝度元所敗秦雍氏羌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

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

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冬十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

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伏波將軍孫秀此孫

一人非雙知處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

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又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

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景懷皇后

故駿為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將必

外戚

喪身互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
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處知彤不
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齊

萬年間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

袁山松曰漢獻帝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鴻臚古扶風

之漆置新平郡唐爲邢州

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

禽耳

關中饑天疫

甲書令裴楷卒楷字叔則明悟有識屢弱

冠知名博涉羣書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關文帝問其
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楷爲吏部
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脫冠冕纒服亂頭都好時人謂之玉人
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
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而得一羣臣失色楷從容進曰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大悅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飲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然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新宅甚麗與從兄衍共遊兄心欲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便推使兄住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其行已任率類如此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時事起倉卒誅戮縱橫眾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楷素有渴利疾不樂處勢及爲中

書令疾益增王渾爲之請曰惜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
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
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安於淡退有識
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名臣不多當見將餐勿違其
志以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迴眸
矚之曰竟未相識衍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
中故小惡楷有知人之鑒嘗曰夏侯元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
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山濤如登山臨下幽
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青子其年卽
卒 初略陽清水氏楊駒 略陽縣漢屬天水郡後漢改天水郡爲
漢陽郡獻帝初平四年分漢屬上郡置
永陽郡魏改爲廣魏郡武帝太始中更名略陽
郡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志省晉始復見始居仇池仇池方

元康六年七年

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力東西二門自下至上凡有七里羊腸蟠道

三十六回而上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煮土成鹽

仇池漢書地理志劬謂天

池大澤在武都郡武都縣西水經注所謂躍塘者也賢曰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縣縣南三秦記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食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補註仇池在今鞏昌府之成縣屬陝西道上有九十九泉交相灌注至其孫千鶴

附魏封爲百頃王千鶴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

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率部落四千家

還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

迎接撫納欲去者護衛資送之

是後楊氏遂世據仇池

是歲以勦烈將軍

巴西趙廠爲益州刺史

廠音啟

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氐羌

訂元康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

前漢志扶風好時縣有梁山備註梁

山在今西安府藍州城西北
五里古公賈父險梁山卽此

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

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癸

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

六陌在馬
嵬山西

處軍士未食彤促令

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蔡

藩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斬獲萬計弦絕矢盡

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

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仕

吳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釀酒

釀音師又
音所釀切既酣謂吳人

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

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慚色入洛遷新平太守撫

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

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

楚內史楚

國之內史也時武帝子涼爲楚王

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

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

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者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

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處著嘿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

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齊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

舉閭續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 秋

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

釋疑帝紀作雍梁五行志作雍秦未知孰是

隕霜殺秋稼關

中饑米斛萬錢 丁丑京陵元公王渾薨 九月荆豫楊徐冀五

州大水 以尙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爲尙書左

僕射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案

說文曰同官食輕儉同地爲案

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不確

唯音對

固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

計常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

願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甯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

從子將婚戎遺以一罽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賈之恐人得

種常鉗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

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

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令南陽樂廣爲河南尹皆

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行與弟澄好題

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每執玉柄麈尾與

手同色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

今人傳讀音如

甯武子之甯共邁遠筆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甯字爲言詹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蓋得其義以

商字作平聲讀

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與物無競

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

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毋輔

之陳國謝鯤城陽王尼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爲達

帝分汝陰置新蔡郡

至於

醉狂裸體不以爲非胡毋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嘗過河南

門下飲河南駙王子博箕踞其旁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

唯不乏我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

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如此然性嗜

酒嘗酣飲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

將令我尻背東壁

人子有父母之喪帶者北面拜孝子執杖答拜于柩左則尻背東壁。尻音考平聲脊梁盡處

曰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少希放達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

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足了

一生矣

吳人鄭泉先有此言畢卓但慕而述之耳

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

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閑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感化錯綜理迹之原也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立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旣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途所以資生存宜其情一也

眾理竝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享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行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變而尋覈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嗜簡損之善遂闕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眾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是以人君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

務分宅百姓各受四職能令稟命者不肅而安莫有遷志況於據
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
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爲
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形氣之累有微空無
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
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益蓋
也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取正功烈之
利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經實謂有經世之實用者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
是文者衍可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
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
放者因斯或恃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

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己分

物之未生則有無未分既生而有則與無爲己分矣補註生以有爲己分謂萬

物之生以所賦稟之形質爲己之定分註未爲當己當音紀分當音問

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

遺棄也

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眾非無爲之所能脩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願論亦不能效也 拓跋猗盧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是年故治書御史陳壽卒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壽不爲之屈由

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著作佐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夏侯湛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街亭之敗壽父亦坐髡又諸葛瞻每輕壽故壽爲亮立傳謂將略非亮所長又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母死壽以母遺命葬洛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再致廢辱皆如周言

元康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 三月壬戌赦天下 秋九月荆

豫徐揚冀五州大水 初張魯在漢中賈人李虎自巴西宕渠往

依之

宕渠縣漢屬巴西郡蜀先主分置宕渠郡晉屬巴西郡唐爲渠州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有古賈國城又按晉志劉璋

分巴西郡置江置巴西郡劉備割巴西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漢省以縣置爲巴西郡則宕渠之屬巴西蓋晉時也附錄昔夷陵鄧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出於赤穴者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五姓俱出迭相爭焉未有君長乃相與撈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巴氏子務相中焉又以上爲船而浮於水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因共立以爲廩君廩君乘土船順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水有神女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爾共居廩君曰吾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暮從廩君宿旦即飛去化爲飛蟲諸蟲皆從其飛掩日天地晝晦廩君欲殺之而不能乃以青縷與鹽神曰嬰此卽與汝同居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錫山上望神有青縷者跪而射殺之諸蟲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險曲泉水亦曲望如穴狀廩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陸級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後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

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祀其後種頗繁盛兼併天下以爲晉中

郡蒲陟飲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資因謂之賈人焉

魏武帝克漢中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李虎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

於略陽北土號曰巴氐虎有孫五人輔特庠流彙皆有材武善騎

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莽饑略陽天水六郡民

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

振救之由是得眾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

侍御史李苾

苾音別又音勑又音密

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

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

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

特至劔閣翼躍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地而縛於人豈

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李特始此考異曰帝紀元康七年關中饑八年雍州有年而華陽國志三十國晉春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三

思補

惠帝元康八年

皆云八年特就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
毅入蜀今從之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
大戰十數皆破之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二終